



尋訪知更鳥，在晴朗的一天(上)

● 呂昇陽*

基隆常常是冬雨淒淒、春雨綿綿的，如此陰霾的天氣再加上知更鳥(コマドリ)喜歡出沒在林下灌叢，所以以前看人家拍攝知更鳥的照片，大多成色不佳，縱使是拍攝靜態的站姿，也往往因需把相機的 ISO 值拉得很高而導致畫面缺少一種明潤的通透感。至於須把快門調得更快才能捕捉到的高頻振翅與飛版，則因進光量減少，相片也就更顯得慘不忍睹了。



難得今天（2023/03/10）是個晴朗的一天，雖然一大早太陽還無法充分照進這方逼

* 呂昇陽，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



仄的峽谷溪徑，但是溪谷的生物們卻都感應到了而變得相當活躍，知更鳥更是難得的一個上午就在熱區出現了五六趟，給了我許多觀察與拍照的機會，一償宿願。

我在中午結束蹲點拍攝，開始隨興的漫步這條蓊鬱的溪徑。正值亭午時分，太陽終於直射幽谷，陽光穿越頭上交柯蓊鬱的密林，灑落了一地斑斕。沒想到當我正陶醉於眼前新葉竟妍的春林時，一枚橙色的鳥影低掠過我的眼前，嘿，這一段曲折的山澗果然是這隻知更鳥過境此處的棲地。

我因觀賞《蝴蝶夫人》，而來尋覓屬於我自己的知更鳥。而今也因置身在有知更鳥的山澗溪畔而不禁遙想起蝴蝶夫人與知更鳥的故事：

美國海軍軍官-平克頓搭乘軍艦離開長崎三年後，蝴蝶夫人的經濟也陷入了困境。此際，蝴蝶依然堅信平克頓會再回來，鈴木(僕人)忍不住對蝴蝶夫人潑冷水說：「從來沒有聽說過外國的丈夫有再回來的」。這句話戳到了蝴蝶的痛處，蝴蝶瞬間暴怒但很快地又回到相信愛情的初心，為了回應鈴木的質疑，蝴蝶又無可救藥地陷入了回憶並溫柔的唱道：「平克頓要離去的那天，我有問他是否會再回來，他真摯地向我承諾，當春天『知更鳥』回來築巢的時候便會帶著玫瑰花回來找我。」可想而知，平克頓這個隨意的承諾，三年來鈴木一定從蝴蝶的口中聽過無數次了，忠心的鈴木發現蝴蝶至今仍然執迷不悟時，忍不住悲從中來的哭了，面對鈴木的絕望，蝴蝶反倒是很有自信地安慰她說：「唉，妳就是缺少信心！」於是蝴蝶就望著大海，為鈴木，也為自己唱出了這首著名的詠嘆調—〈晴朗的一天〉(Un bel dì,vedremo)。

我想，在春天來臨時，在長崎蜿蜒的山澗步道中必定也有蝴蝶夫人款款尋覓知更鳥是否已從南國歸來的身影。

在平克頓離開日本之後，想必蝴蝶就開始等待下一個春天了，而當第一個春天終於來臨，蝴蝶必定也會走入山澗幽谷尋覓知更鳥，當她聽見知更鳥熱烈的求偶聲時，一定滿心歡喜，因為她會覺得平克頓就要回來了。可是當整個充滿知更鳥鳴聲的夏天過去後，秋風起兮，所有的知更鳥便會帶著羽翼已豐的幼鳥飛離日本，飛離長崎而往南數千里渡冬，蝴蝶的心就如同秋天的山寂寥了。然而一年的失望並不足以摧毀蝴蝶的信心，她堅信平克頓還是會回來的，於是當下一個春天又來臨時，蝴蝶必然又重燃希望，只是當第二個繁殖季又過去了，她站在高高的山上的家，還是望不見林肯號軍



艦重回長崎港。

當第三年山崗上這個愛的小築的院子的櫻花盛開時，蝴蝶依然忠貞的、熱切的等待著，雖然不見平克頓，但卻迎來了一個意外的訪客，即是那位當年有來參加平克頓與蝴蝶婚禮的美國駐長崎的領事-夏普勒斯(Sharpless)。其實領事這次是受平克頓所託前來告知蝴蝶不用再等他了(如果她還有在等他的話)，因為他已經在美國結婚不會再回來了。可是不等領事開口，蝴蝶便迫不及待的詢問領事關於知更鳥的事，蝴蝶說：「我的美國丈夫說當知更鳥回來築巢的時候就會回來我身邊，可是這裡的知更鳥已經回來築巢三次了，平克頓還是沒有回來，請問美國的知更鳥是不是較少或較晚築巢？」這番癡話不僅讓伴隨領事過來的丑角(婚姻掮客)-五郎忍不住爆笑了出來，也直教善良正直的領事先生為之動容，為之語塞。

普契尼在上述蝴蝶夫人對鈴木講到平克頓關於知更鳥(義大利文:pettirosso)回來築巢的約定時，就曾神來一筆的譜了一小段管樂的音符當作知更鳥的「動機」，當〈晴朗的一天〉演唱結束後，隨著領事夏普勒斯的到來而蝴蝶向他請教關於知更鳥的問題時，這個音樂動機便又陸續出現了三次。關於《蝴蝶夫人》中知更鳥的動機，由義大利女高音-賽多琳斯(Fiorenza Cedolins)飾演蝴蝶，歐倫(Daniel Oren)指揮的這個版本的錄音比較清楚(06:28-、14:41-、15:15-、15:40-):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AW411Y7vA/?p=2&spm_id_from=pageDriver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知名古典音樂導聆人羅文秀老師在其音樂講堂(2022/06/16)-〈普契尼:《蝴蝶夫人》〉一文之「第一幕經典曲目」之「夜幕低垂」段有云：「樂團奏出夜幕旋律 A，……經過知更鳥的叫聲，樂團再以濃厚的語氣唱出夜幕旋律，加溫兩人的感情。」羅老師在這裡聽出知更鳥的叫聲或動機，我想這應該是一種誤讀，普契尼在這裡並沒有這樣的弦外之音，那怕是動機的變奏也不可能。因為不管是日本的知更鳥或是歐洲的知更鳥，牠們都是日行性的，日出而鳴，日落而息，知更鳥在歐洲還算為人所熟悉，想必普契尼不會把夜鶯當成知更鳥。(待續)

